

平正、險絕、通會與創新——書法研習中的個人管見

李紀欣

在芸芸書法論著中，我偏愛唐代書家，書法理論家孫過庭的《書譜》。此文堪稱“中國書法史上文、藝雙絕的合璧之作”（注1）雖然，《書譜》所存，祇是一篇序，但這數千字的序，亦足以啟迪後人。在序言中，我又偏愛下面一小段：

“初學分佈，但求平正；既知平正，務追險絕；既能險絕，復歸平正。初謂未及，中則過之，後乃通會。通會之際，人書俱老。”

這四十四個字，指出了學習的三個階段：（一）未及——初學者面對前賢的翰墨典範，如望夫子之宮牆萬仞。每感力有不逮，艱苦倍嘗。

（二）過之——對平正與險絕拿捏不準確，往往過猶不及，走了彎路。

（三）通會——長期苦練後，忽然悟門大開，神飛翰逸，目無全牛。

今日，凡涉獵藝術的人均知三階段是怎樣一回事，但在一千二百多年前，孫過庭就以明確的書法理論形式表示出來，這就很不簡單。

唐宋以來，對《書譜》的箋證和譯注，所在多有。各家所述，亦允稱精審。但我認為有些地方還是值得以現代觀點或另一角度去詮釋一下。

看這三階段的著力點，其實祇在平正與險絕之間的互動。經過險絕洗禮的平正，已不再是當初的平正，在層次上已有所提升，非復吳下阿蒙；也不是險絕的倒退。在《五燈會元》（注2）中，老僧參禪前後對客觀事物的認知，也分為三個不同的層次，或可拿來作個比喻：

“老僧三十年前未參禪時，見山是山、水是水。及至後來，親見知識，有箇入處。見

山不是山、水不是水。而今得箇休歇，依然見山是山、水即是水。大眾，這三般見解，是同是別？”

平正和險絕，本來是互相矛盾的，甚至可以說是對立的。但它們既互相排斥又互相依存，既互相聯繫又互相制約。平正和險絕就在不斷的對立與統一的過程中，推動書藝由低級到高級，作螺旋式的不斷演進和提高。細味孫過庭這一段文字的精髓，似乎與辯證唯物主義的根本法則不謀而合。難怪千百年來，《書譜》對學書者一直發揮著巨大的指導作用，顯示著強大的生命力。

為了表示我對《書譜》的服膺，這次全國第七屆書法篆刻大展，我特地摘錄這一段以應。

前面摘錄的開頭二十四個字，凡肯下功夫的學書者，差不多都可以做到，“未及”是十家必經的，“過之”也很常見；但到後來，是否人人都能“通會”呢？這就很不一定了。

能否“通會”，涉及個人的師承、學習環境與社會風尚等客觀因素；但到底起決定作用的還是主觀因素，即決定於個人的悟性。悟性高者，可以書老而人未老（此中有人大悟，有人小悟，這決定了他在書藝上的成就）；悟性低者，往往人老了但書仍稚嫩。又有人今天未悟，而明天忽然頓悟。

《荀子》（注3）有一段話說：“人有失針者，尋之不得，忽然得之，非目加視也，眸而得之也。所謂眸者，偶然得之也。”

瞻之在前，忽然在後，驚鴻一瞥，驪珠乍得。這是日常生活中大家都有過的體驗。亦猶老僧面壁十年，在他頓悟之時，也就是他的“通會之際”，但世上大抵敲念佛

者多，而得有禪悟或通會者少。這是事實。

有沒有人終生不悟的呢？有的。“蓋有學而不能，未有不學而能者也。”（注4）清代書法家包世臣會將此刪去，大概是恐怕窒礙年青人學書的積極性吧？不過這是客觀事實，我們應該勇敢面對。

看來能否通會，原在可求與不可求之間，有其很大的偶然性，大家知道，偶然性對事物的發展會起著加速、觸媒或延緩的作用。我們既不能像形而上學者那樣，祇承認偶然性而否認必然性；也不能祇承認必然性而否認偶然性，使事物的發展帶上神秘的色彩，謂為玄妙的，“天機”。

在通會之前的變化，一般來說，是循序漸進的，緩慢的，基本上是量的變化。但一旦到了“通會之際”，是在電光火石的一瞬之間，立即發生飛躍式的質的突變。這時是書藝的升華，是書藝達致圓融的境界。

在王國維《人間詞話》（注5）中有云：“古今之成大事業、大學問者，無不經過三種境界：昨夜西風凋碧樹，獨上高樓，望盡天涯路，此第一境界也；衣帶漸寬終不悔，為伊消得人憔悴。此第二境也；眾裏尋他千百度，驀然回首，那人却在，燈火闌珊處。此第三境界也。”

王國維分別把三位先賢具備普遍象徵性的妙句，引伸成為大事業、大學問者必經的三個階段或境界，是很有意思的。第一和第二階段或境界，是驀然回首，頓悟或通會的物質基礎。如果抽離了這個基礎，通會這偶然性也就無從表現出來。

自改革開放，尤其在中國書法家協會成立之後，我國書壇呈現出欣欣向榮，百花齊放的新景象，湧現了大批中青年書法家或書法愛好者。這是令人鼓舞的！

在新湧現的中青年書法愛好者之中，有的人基本功相當紮實，且富有創作潛力，其書藝水平當可與日俱進，但也有一部分人放棄傳統或規避傳統。我國幾千年的書藝傳統是一座瑰麗的寶山，但有些人望而生畏，不敢攀登，不肯作毅力與智力的長期投資，千方百計用取巧的辦法，企圖找捷徑，繞過它。這些人尚未入帖，就輕言出帖；還未形似，就高談遺貌取神，總之平正尚未掌握。仍在“心昏擬效之方，手迷揮運之理”（注6），就急著去“創立”自己書藝的獨特面貌，急於去搞“險絕”，他們一涉觸“險絕”就不再求平正，標奇立異，繼而自矜其“險絕”更加遠離平正，且沾沾自喜，以為創新。其實“躍泉之態未睹其妍，窺井之談已聞其醜”（注7）這是很不健康的現象。

世上怎會有無源之水，也決不會有無本之木。書法和其他學問或技藝一樣，是無捷徑可走的。要是你悟性高一些，便比別人早些通會，早些修成正果而已。基本功的鍛煉是決不可少的，強扭的瓜兒不會甜，急也急不來。祇有等到你的基本功積聚深厚了，筆法嫻熟了，竅門兒開了，也就是通會了，你自然而然地會“泯規矩於方圓，遁鉤繩之曲直，窮變態於毫端，合情調於紙上”（注8），這時瓜熟蒂落，水到渠成。還愁你的個性，你的新意不表露出來麼？真正是新格調的作品，祇能是傳統大樹上開出的花，結出的果。假若連傳統的根基都付闕如，皮之不存，毛將焉附？如何創新？！

注1劉正成《中國書法鑒賞大辭典》。
注2宋代僧人普濟編撰，敘述禪宗源流始末，此段見於十七卷。
注3荀況，戰國時代學者，有《荀子》三十二篇傳世。
注4孫過庭《書譜》。
注5王國維，近代學者，著有《靜安文集》。
注6、7、8均見孫過庭《書譜》。